



Great Ideas from Penguin

utopia

乌托邦

[英] 托马斯·莫尔

[英汉双语]



YZLI0890168341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乌托邦

(英汉双语)

[英] 托马斯·莫尔 著

[英] 保罗·特纳 英译

孙平华 何珊 汉译



YZLI0890168341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托邦：英汉双语/(英)莫尔著；孙平华，何珊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9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ISBN 978-7-5001-3332-2

I. ①乌… II. ①莫… ②孙… ③何…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乌托邦 IV. ①H319.4:D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419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2-7265 号)

www.penguin.com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09

Translation copyright © Paul Turner, 1965,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359376 68359303 68359719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责任编辑 / 梁 斐

艺术指导 / 卢 涛

封面设计 / 奇文堂·潘峰

排 版 / 竹叶图文

印 刷 /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940毫米 1/32

印 张 / 8.75

版 次 / 2013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3年1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3332-2 定价：18.00元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与企鹅图书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观 念

——《伟大的思想》代序

梁文道

每隔一段时间，媒体就喜欢评选一次“影响世界的X个人”或者“改变历史的X项发明”。然而，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人类史上最重大的变革，首先都是一种观念的变革。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关注气候的暖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保存，是因为我们看待地球的方式变了，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也更加了解自然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放弃了人类可以主宰地球的世界观，这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一个观念的变化。同样地，我们不再相信男人一出生就该主宰女人，甚至也不再认为男女之别是不可动摇的本质区分；这也是观念的变化。如果说环保运动和女权运动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些影响一定就是从大脑开始的。也不要只看好事，20世纪最惨绝人寰的浩劫最初也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观念，危险的观念。比如说一位德国人，他相信人类的进化必以“次等种族”的灭绝为代价……

这套丛书不叫“伟大的巨著”，是因为它们体积都不大，而且还有不少是抽取自某些名著的章节。可

它们却全是伟大的观念，例如达尔文论天择，潘恩论常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观念地图。从头看它们一遍，就是检视文明所走过的道路，从深处理解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也许你会发现其中有些陌生的名字，或者看起来没有那么“伟大”的篇章（譬如普鲁斯特追忆他的阅读时光），但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因为真正重要、真正能够产生启蒙效果的观念往往具有跨界移动的能力，它会跨越时空，离开它原属的领域，在另一个世界产生意外的效果。就像马可·波罗在监狱里述说的异国图景，当时有谁料得到那些荒诞的故事会诱发出哥伦布的旅程呢？我也无法猜测，这套小书的读者里头会不会有下一个哥伦布，他将带着令人惊奇的观念航向自己的大海。

《伟大的思想》中文版序

企鹅《伟大的思想》丛书 2004 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印 80 种，尚有 20 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 200 万册，在全球很多人中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长时间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非常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重新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时，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点：每个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况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很明显。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

来——托马斯·潘恩的愤怒、查尔斯·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那么多国家影响了那么多人的生活，其影响不可估量，有的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难以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已很久远，但其中的话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区不同，收录的作家也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恨，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决定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在阅读这些杰作中得到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译者导读

托马斯·莫尔 (St. Thomas More, 又称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英格兰政治家、人文主义者与欧洲空想主义创始人。1478 年生于伦敦的一个法学家庭, 毕业于牛津大学, 曾任律师、国会议员、财政副大臣、国会下院议长、大法官。1535 年因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

莫尔最著名的作品《乌托邦》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 该书用拉丁语写成, 约于 1516 年出版。莫尔在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期间广泛阅读了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 并深受人文主义和柏拉图思想的影响, 后来有评论家将《乌托邦》称为柏拉图《理想国》的续篇。乌托邦一词源于希腊语, 意为“没有的地方”或“好地方”, 寓意一个虚构的而又美好的地方。莫尔采用对话的方式, 通过主人公拉斐尔的叙述以游记小说的表现形式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

《乌托邦》分为两部。第一部中, 莫尔借拉斐尔之口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各种弊端, 对 16 世纪初欧洲国家, 尤其是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 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私有

制。莫尔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描述与批判与第二部中乌托邦的描写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衬。第二部中，莫尔系统地介绍了乌托邦这个神秘岛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生活、宗教及外交。大至政治、经济、外交等社会制度，小至婚嫁、饮食、着装等社会习俗，莫尔无不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述，将乌托邦这一神秘的国度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平等，生活上健康积极，宗教上自由宽容，外交上友好和平，乌托邦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小说《乌托邦》也开创了社会主义小说的先河。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赞《乌托邦》一书显示出“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乌托邦》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例如书中提到的“平均主义”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中根本行不通，只能是一种空想，然而这并不影响《乌托邦》成为不朽之作。

《乌托邦》最大的贡献在于第一个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想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体系和具体原则。莫尔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和严厉的批判，并以一个空想的国度来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然而，在当时，莫尔不可能对资本主义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无法寻得实现他所构想的社会制度的正确途径，因此“乌托邦”成为了空想的代名词。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力图使用最简洁的语言准确传达原著意义，并对文中一些词汇做了简要的注解，以期读者能对这一不朽著作有更准确更清晰的理解。

目 录

译者导读	I
莫尔致彼得·贾尔斯的信	1
贾尔斯致巴斯雷德的信	6
第一部	9
第二部	44

莫尔致彼得·贾尔斯的信

我亲爱的彼得·贾尔斯，我真不好意思寄给你这本关于乌托邦国家的小书，因为让你等了将近一年时间，而你一定期望在一个半月之内就能得到这本书。你知道在这本书中我不难找到我自己的主题，也不必苦苦思索一种合适的形式——我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将拉斐尔对我们讲的内容复述一下而已。不必在措辞上费神太多，因为他在语言风格上并没有特别的润色——一切都是随时的即兴交谈，并且你也知道，他的拉丁语也不像他的希腊语那样好。因此，我越是接近他简朴的即席语言表达风格，我就越是贴近真实，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担心的也是应该担心的所有内容就是真实性。

是的，彼得，我知道。那么多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实际上我没有要做的事情了。告诉你吧，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创作和组织像这样的一本书，即使是有天赋、有学问的人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思索。如果既要尊重这一风格又要准确，我也就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它了。但事实上，我免除了所有那些头痛的事情。我的工作只是将我所听到的记录下来，这确实极为容易——可是，其他的许多事情忙得我都没有一点时间来做这项极为容易的工作。我一直忙于法院的事情，或是参与辩护，或是主持审判，或是民事案件，或是刑事案件。然后就是总有要去拜访的人，或是因为公事，或是出于礼貌。我实际上整天在外面忙，与其他人打交道——剩

余的时间就是与家人在一起，因此，我自己就没有剩下时间写作了。

你知道，我回家后必须与妻子聊天，与孩子们交流，与仆人讨论事情。我把这些也当作我应尽的义务，因为如果我要不想在自己家中是一个陌生人，绝对有必要这样做。除此之外，一个人应该善待一起生活的人，不管是谨慎选择为伙伴，或者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或家族关系而共同生活——即应该尽量善待而不能损害他们，也不能把仆人变为主人。

因此，一天天、一月月，乃至一年年就这样悄然流逝。你可能会问，那么我何时写作呢？好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提及睡眠，或者是吃饭——许多人在吃饭上消耗的时间与睡眠一样多——其实我所获得的仅有时间都是我从睡眠和吃饭中偷来的。这些时间不多，因此我的进展就比较缓慢——但是这至少还是有些时间，所以我已经最后完成了《乌托邦》这本书，现在寄给你，我亲爱的彼得，希望你能够阅读它，如有遗漏的地方就告诉我，我对那个得分感到相当的自信——因为我仅仅希望我的学问和智力能够达到我的记忆水准——但是我并不太自信我什么也没有忘记。

如你所知，我的年轻助手约翰·克莱门，那时也跟我们在一起。凡是有些教育价值的谈话我都决不让他错过，因为他已经开始在拉丁语和希腊语方面展现了希望，我期待着他有朝一日成就大事。对了，他使我感到有一个很难确定的细节问题。根据我的回忆，拉斐尔告诉我们空中城堡中的乌水河上的那座桥长五百码，但是约翰想让我把这个数字减少两百，因为他说那条河在那个地方不会超过三百码。请你根据你的记忆回忆一下正确的数字好吗？如果你同意他说的对，

我就采取你一样的看法，确定我错了。但是如果你全忘记了，我就采用我的数字，因为这是我似乎所记的情况。你知道我极其想把事实搞对了，任何有事情难以肯定的时候，任何我讲述的背离真实之处都不是我的意愿，因为我宁愿做老实人也不愿装聪明人。

尽管如此，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你去问一下拉斐尔本人，或是口头，或是书面——事实上你必须去问，因为还有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小问题。我不知道是谁的错，是我、是你还是拉斐尔的错，我们从未想起来问过，而他又从未想起来告诉我们，乌托邦在新世界的哪里。我的钱不多，但我却极为愿意拿出这些钱来弥补这一过失。一方面，这使我感到相当愚蠢，我毕竟写了关于这座岛屿的故事，但却不知道它位于哪个海里。另一方面，有一两位英格兰人想去那里。尤其是有一位虔诚的神学家，他极其渴望去访问乌托邦，并不是因为无聊好奇而想去，而是因为既然那里已经成功地将基督教介绍进去了，他想进一步推进。因为他希望正式推进基督教在当地发展，他已决定设法让教皇委派他去，并实际上创设乌托邦主教。任何恳求升任的顾虑不能够阻碍他的希望。他认为这件事做起来极其正确，不是出于趋名逐利，而纯属是热情所驱。

因此，亲爱的彼得，如果你方便，能够安排面见一下拉斐尔或者是写信给他好吗？以确信我的这部作品写的东西都是全部真实的。也许你将该书拿给他看看就最好了，因为他是最有资格改正任何错误的人，而他也只有在通读全文之后，才能够改好。另外，通过这种方式，你就能发现他对我所写的他的研究结果是怎么样的态度。因为如果他计划亲自来写，

他很可能不愿意我来代写——我当然也不应该将乌托邦过早地公布于众，使他的故事丧失新奇的魅力。

可是，说句实话，我还没有决定是否出版这部书。人们的口味差异很大，有的人极为严肃、有的人甚为苛刻、有的人偏执荒谬却对之加以蔑视，或者至少不表示感谢。大多数读者对文学一无所知——不少人蔑视文学。无文化教养的人对任何不是完全没文化的事情都难以理解。有文化修养的人对任何不是古文体的东西都认为粗俗加以反对。一些人仅仅喜欢古典作品，一些人仅仅是喜欢自己的作品。一些人极为严肃不喜欢各种笑话，其他人极为愚蠢，他们不能忍受风趣。一些人头脑迟钝，一听到一点讽刺话就害怕，就像狂犬病人听到水声一样。其他人每次站起来或坐下去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然后，有一个旧经学派批评家，他们坐在公共酒店，以权威自居，随意谴责他人的作品。他们抓住你的作品，就像摔跤选手抓住对手的头发一样，将你摔倒，而他们自己却仍然保持不受任何伤害，因为他们无毛的脑袋完全光秃秃的——因此，没有你能够抓得住的东西。

另外，一些读者令人反感，即使他们极为欣赏一本书，但对作者却并无景慕之情。他们就像失礼的来客，受到丰盛的晚宴款待饱食之后，对邀请他们的主人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就回家去了。至于自愿向挑剔和不知其口味，又怀有深厚感激之情的那部分公众作出富有教益谈话的贤人，就不多说了。

但是，如我所说，一定要与拉斐尔取得联系。我之后还会想到其他问题——尽管现在开始对事物敏感已经真的晚了，我已经费尽气力写完了这本书。因此，如果他不反对的话，